終南漫錄 全

終南漫錄卷之一

士人崔仁浩吾王父守拙谷謫居務安時主人子也自少來學吾家治擧子業逮吾輩長成猶間數年一往來來輒留連旬朔而去蓋吾家人也知生者宜莫如吾輩而猶不知其以醫名歲在壬辰余適往氷君錦城任所錦城與務不甚遠崔生聞余至來見叙寒暄迄生喟然曰吾少而業儒無成中年以後浪得醫名東西奔走殆無一日在家時豈不苦乎余笑曰君之醫無或生知耶何乃不學而能也蓋余未曾聞其曉解醫理故以此相戲而罷在

錦時稍稍聞人之譽生者而猶未信昨歲在完營時以慈患浹月憂煎而時適崔生來見留數日而去亦未曾論症問藥其不信生如此南中士夫家頗信用其言而林學士象德家信之今年自南搬還時與生偕入京未數月生名遂大播卿相士友家無不爭先邀去尤以其妙解脉度稱余遂恠焉一日邀生細叩其術以室人之病問之生卽命以二方曰用此方則某症可除用此方則某症可瘳余遂信之卽令製來今方逐日連服姑未知其效果如生言否而余之初不信生旣如彼今聞人之

謈從而信之又如此其中無定見一循外言者殊亦可笑姑此識之

燕京陜西有恠獸無頭無耳目口鼻臍下有長乳以此視以此食出入原野偷食穀草亦不傷人畜戍卒異之刺以戈刃而不死逐之而不去窮逼之則自臍下若有聲焉而雲霧四塞戍卒大驚潛躡其蹤而尋其穴其類甚多自陜西馳報燕京燕京亦不知爲何獸方須問外國此盖古所謂恠物也無乃胡運將衰天故生此不祥之物以示其兆耶抑天地之氣日就於凌夷消鑠萬物之恠無所不有

而然耶抑中原真主将興而此為異祥耶皆未可知也如有博物之士當有以辨之矣

栗阡之新卜也雖事勢迫急不能極意廣求從容講定而吾家素所信如河浩源(名澄)申伯翼(名戴華)李別将厚根諸人皆以為可用伯翼以為此山雖不足為大地結局則明白浩源初以為十分真的末則曰不害為大地李別将所論居伯翼浩源之間其所稱譽可知也以凡眼見之龍脉雖不能隆厚來勢既甚軟美帶得生氣左右砂格亦且有情而處於儒城大邑之内無虛濶散漫之態其局勢之不

至孟浪則無疑矣然而旣卜之後議者或不無見
毀之言一則曰此山水同歸元不結局一則曰後
龍旣甚低微結穴亦不分明要之非大葬之地也
此兩言近頗盛行日者林佐郎世謙亦過踏登見
其所論如上所云云吾輩意亦不能無惑更問於
於申伯翼則以爲大不然其開釋劈破甚明伯翼
素主水法者而其言如此則言者之言似不足取
信但所謂後脉低微之說吾輩所見亦曾以此爲
欠者也伯翼雖不以爲病而終不能釋然若使眞
知者論之不知將何以爲言也深恨吾輩無的見

不能斷然自信奈何奈何栗阡在鎭岑地而乃王姚山所中空處也

金汝常言近來鎭懷間人盛道栗阡之真妙雖稍解堪輿法者亦以爲此後新卜湖右者未必踰於此此則過矣不足信然無論知不知見人新卜之地譽者小而毁者多卽通患也且山下居人朝夕過之而不知其爲山見人忽然用之未有不笑之矣而今此山近自山下之人遠至隣邑大抵毁小而譽多盖其自古有云云故人亦慣聞而然矣余遂對汝常曰鄉曲無見之人烏足以知其真爲山真不爲山然顧其心則猶不能無喜幸底意人情類

如是可笑

余於綱目前後再繙閱矣至漢唐紀則尤致力焉而甫閱一卷便已茫肰或略記其事而不省其人之名姓或記人名姓而不省其事之顚末盖緣余才本駑鈍短於强記而實亦綱目浩漫難於領略而肰矣近又着工於此書披覽之餘輒抄寫其大略而一章之中必特書一人之名彙集其人事宲於其下者欲其便於考覽也逐章必空其餘者欲更閱本傳踵書之也其君臣問答之辞綱目則直曰上曰帝而必就其首段改以廟號者盖一人有歴

事屢朝者欲其時代之分明也凡此特記誦之末爾固不足爲切究之工而今旣始寫役矣若不中輟則亦可見始終不怠之意而閑中披覽之暇將不無少補云爾

南書記聖重卽壺谷南尚書側室胤也曾於辛卯年以書記往返日本而有所謂東槎録者備載其跕中所經歷其風濤舟楫之險往往幾危者毁矣使人見之凛然驚心况身親當之則其爲憂怕尤如何也今家嚴又當是役行期雖不迫近私情悶切顧何可勝言然國朝三百年來使价之往返日域

者殆可歷毀皆䏻利涉鯨海如履坦道此盖由於
王靈所曁也似不必深憂過慮於其間而且使年
少而素無疾病者當之其航萬里之滄溟窮日出
之絶域凡道路之所經覽者無非駭觀而爽襟者
亦可謂浮世一壯遊也
東槎錄中又多載日本風俗大抵其人輕佻而奸黠
薄陋而奢靡禮樂文物無足可觀盖亦夷狄之國
也然國富而兵强令行而禁止我國之於日本也
以習俗文華論之則中國之與蛮貊也以敵國論
之則有戰必不勝而已矣

近讀朱夫子書見其在南康縣時與丞相劄子盖以政廢而民怨懇請其辭免而書中有曰自去秋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歎縮頞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誚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又曰一二月來國言逾甚士友之責逾深云云夫以朱子之道盛德備通變萬化而豈於區區一小縣乃致如許謗毁如許怨苦耶若以爲大賢人謙抑之辭則所謂貽書誚責等說非可以謙抑而假設者也其書又云以公状申省自劾夫申狀

自劾尤非謙也此恐是當時宲情也若以爲朱子道大而南康小以不足爲而廢之則此子游之所不爲而朱夫子乃爾耶誠所未敢曉也

申正字維翰（以官文辞名於世已亥信使之行以製述官隨往焉）來見話間道曾見山海經有云青耕鳥能禦癘因取而扁其堂曰青耕窩蓋近年癘患大熾中外同肰宲無可以避之故姑借此以寓辟瘟之義而是鳥不罕有於世故人見之未有曉其意者今夏是疾又熾有人圖是鳥印而賣之家家以爲神方競取而揭諸門楣親見於盤三處而其所印者雖與山海經所云

略有不同其辟瘟之意則盖出於此矣未知誰所作俑而其由則似未必不自於我亊甚可笑云云聞之殊異無論出於何人此盖由於末世邀利之輩無所不用其極而然矣此後不知何等恠異之亊又有甚於此者乎

曾見漢書古今人表自伏羲至戰國人物分為九等而其所品第升降頗多舛謬若左丘明藺相如屈原諸人列於上中與孟顔等曾子則降之上下若是處甚多余嘗駭之疑必有後之君子之論矣及見谿谷漫筆果以此為品第無据其言正與余意

相符噫班固特竇憲之狎客耳其處當世旣失其身況尙論古聖賢何能得其正乎無怪其見識之如此也偶閱谿谷遺集余所嘗疑而此老先得之故漫書之

堪輿之術雖若有理其說本自微茫非聖賢所宜道也況又禍福之說尤是虛誕固達理者之所羞稱而朱夫子山陵議首尾數千言歷論古今山家之得失末又盛言禍福之理有若與臺史輩角勝負爭得失者雖其爲君親卜吉兆敬謹愼重無所不用其極而汎然看之絶不類識理君子循經執常

之言誠未敢知也雖以夫子之論亦不能無疑故此識之

近有張師德者肅川座首也以堪輿爲業其求山也不待跨馬而出先問其主所將往之地輒閉眼默坐沉吟良久曰某地某村某人家後某坐某向之地有某穴前有某石左有某井此可用云云其主如其言往見則果然矣人恠之問何以知某地某人平生所不見之地名與人名乎曰吾以占知之矣人問然則何以無卦爻之排布乎曰有物告之矣人疑其誕問之以堪輿家書則應答如流試以

覆古墳則凡吉凶禍福已然之事無不一見而洞知人以此信而爲神明士夫家靡然奔走轉相稱道余聞之殊可笑也大凡地理微茫固不可盡信况可以虛謊誕妄之說遽信其人乎設令此人洞悟山家之妙則山之眞假或可知之而又何以逆言其地名坐向耶此則或可以占知之而所謂有物告之者何言也此不過俗所謂接邪之類也不出數歲其本末透露無餘顧何足信哉

水滸爲書其命意排鋪恍惚奇巧於人情物態寫得逼眞可謂稗說中大家數也然所謂梁山伯一百

單八特假説之言耳非真有此等人亦非真有此等事也其出處死生惟在作者之伸縮則冝其始終事宲巧相湊合畢竟善爲之辞而如李逵毋之爲虎噉死小衙内之見殺於李逵等事令人見之慘毒悲切直欲掩巻宋江等諸人之齊會梁山也雖其抗拒天兵剽竊恣横而觀其豪傑雲集結以義氣者豈不盛㢤而及其歸順以後如燕青李俊等四五人外無一人善終或没於戦陣或死於非命或困於諸害分離凋落曽不得一日而安其所則又何其悲也是以自報安以後見其諸將之次

蒡論沒則使人痛心却自厭見此等處盖爲一篇大欠也未知此何人之所著述而其架虛之說尚且如此其人之憸薄可知矣或言水滸傳西遊記所著之人兩目俱盲盖謂一篇說話出沒神鬼終不免造物所忌云爾未知信然否也

李叅判德壽嘗言天下有可笑事爾余曾以京試官往湖南時趙左相文命以金溝縣令李渷以順天府使俱以叅試官來會李曾所昧也敘話訖李不暇一言即誇其能文自謂幼好莊馬讀兩書幾萬遍其他諸子百家無不歷覽至若宋元以下不欲

掛眼其義氣軒昂談詼疊疊余固已知其爲人之
麁悖及掌試之暇余與趙相拈東坡韻各賦七言
律趙喜玩人謂李浣曰何不同賦乎李應曰不妨
卽出草紙小片展在手中嚬眉苦哦汗色被面時
又佯若下字隨卽削去見之足令人掩鼻吾輩賦
得五六篇後日已昃矣李始搆出一首而首尾殆
不成說余與趙相幾不禁大噱世間豈有如許虛
誕人耶余聞而想像殊亦捧腹李浣卽士亭後裔
也以東堂出身目不識丁爲人愚悖前後爲臺者
屢而受人指使貽笑京外今又以能文自誇畢竟

又出手脚其不自知甚矣

崔仁浩來見話間余問曰湖南古稱多方外技藝之人君無或見異人者否生曰否吾未之見然嘗聞諸人康津縣有某漢遭父憂未葬一日有一居士深夜叩門請經宿而去某漢慇而許之舍諸外廊待之無難色其夜某漢夢其父來託曰吾葬地一聽外廊客無問水火某覺而異之卽走外廊呼曰居士睡乎居士起某漢跪曰昨居士迫夜而請舍吾特慇君無歸許之未曾有求於居士今夜夢忽有異居士豈其人乎乃說其夢居士莞爾曰此亦

命耳與我毁条繩四箇竹某漢與之居士卽出曰夕當還待之某漢苦挽之請待曙同往居士拂而出至夕乃還曰距此六十里某地得吉地以竹表其四隅以繩環之可易尋得耳表外皆石尺寸不可上下掘壙毁尺當有異石類竈少移之無或傷又掘毁尺又有石鋪其下以此爲限無敢動也窆坎後以異石類竈者安其上則吉矣某漢曰然則葬後其應果如何居士曰君兄弟有病者否某漢曰有之妹病癩弟病膏已成痼矣居士曰過三年病者起富不可言矣言訖便出不知所向某漢益

異之明日與象如其言而往果有以竹表者掘之
果有石類龜者又掘之又有石某漢大異之乃涓
日而葬其父不三年其妹與象果不藥而病蘇又
數年某漢家得横財益饒至今稱爲富家吾雖未
見其某漢者傍郡人傳道之甚詳此非誕也所謂
居士無或異人耶余曰是信異人也前事而言事
過而驗非異人而能乎雖非異人其妙於堪輿則
明矣如我輩雖欲彷彿而一見之不可得其精誠
所感乃不如一某漢乎殊可怪歎

崔生又言年三十九時喪其配爲營葬地步出十里

地時經重疾行未半氣疲脚軟不堪前少憩踞左自語而歎曰嗟乎何時健乎忽傍有僧曰君無歎也當不日健矣余視之僧貌甚潔目烱然而碧若有識者余遂前曰師有術乎何以知吾不日健也僧笑曰小僧有何術聊欲慰君耳余曰師無我欺叩之再三僧拒之愈固余傍覸之有村乃指村而佯怒曰彼村吾僕也師不以寔當刼之僧始逡巡曰無遽怒也小僧略解相人術以此而知之矣余曰然則相我何如僧注視良久曰君方有制無或喪耦耶余心異而佯對曰人有叔姪兄弟遭慽無

怍也何必云爾僧曰以相言之余乃曰師果不妄吾長吾室屬耳僧曰信也相不可逃也前過四十年如此此後又當如此如此其已過者鑿鑿奇中若合符契余曰師之術工矣然師非徒相也似亦妙於堪輿矣幸無欺也僧拂而起曰小僧𢗅甚不可久坐遂不知所向余病不能追悵然而歸今而思之僧言益驗此亦無乃異人耶其後余里中有一友人氣健而使酒其妻有脤踰朔而未産友人問醫乘夕而醉歸行未半酒上頹臥大道上有僧戞過友人怒起而手搏曰我在此爾何乃無禮也

僧注視曰閤內方産苦索郎君何不急歸而困我也友人雖甚醉聞産語驚曰師何以知之僧曰小僧以相而知耳友人曰然則産男乎僧曰男也友人遂捨而歸妻果産男矣友人大異之爲余言之如此聞其貌卽吾所曾見者也湖南古有碧眼道士之號此僧無乃是耶余曰是亦異人者也遂識之

申伯翼嘗言曾在戊寅年李判書益壽葬其大夫人於楊根吾王父守拙公亦自梨湖墓下往赴其葬夜會于李高陽觀壽寓次伯翼時在傍侍坐夜深

後忽有狗自扉外蒼黃奔入俄而大虎隨後跳入攫其狗於階下而去座客大驚李高陽走入房内傷股於門閾伯翼急避廚下誤落尿盆其餘諸人亦無不顚倒失次獨公凝然不動徐曰虎儘猛矣李高陽氣稍定謂公曰兄何不避公笑對曰虎尚傷人寧可走避而圖免乎伯翼自言其時心竅脹公李高陽後亦常曰洪兄凝重不可當也云吾王父平日定力之深固於此亦可見也

世稱武弁少廉白者此自古而儘然也然間有氷蘖之操而卒泯沒而無傳則亦豈不可惜乎吾鄉有

權谷山克仲者卽權江界克升從兄也早登武科歷備郎累典郡符官終谷山府使家素貧甚麤糲恒不繼性至潔在官一心奉公而已秋毫無所犯及爲谷山年又滿矣其弟乘間言曰吾三兄弟俱老而貧兄又有三子歸便飢矣何不及此時備數頃之土以遺後乎權曰爾何言也今吾百口之免於饑亦國恩恩也此外何敢望也無復多言及歸行橐蕭然終不以一芥自隨家居數十年窮益甚卒不免饑餓而死其三子東西丐食俱不能自存噫權公卽一蹶張士爾人不必以廉隅責之也且

自知年老無可望而一轉手之間又可使子孫無
饑矣猶且不變其操至死而靡悔若此者雖在多
識自好之士亦不多得豈不可敬乎猒而世不知
有權克仲者況知其有如此之操乎重可惜也杜
陵李子厚勳名世 爲余道之甚詳
宣廟朝睦叅判詹年六十喪耦無子一日公退赴一
親友家女婿主家方盛帳具待郎日垂昃先導來
言郎纔到半程所騎驚逸方奔突回走矣俄又一
人怔報郎爲馬所墜已隕命矣滿室聞報驚慌莫
知所爲主人曰吾女已許人而不幸事至此後不

宜適他乃欲發哀女正色曰身未歸人而乃服人
之喪乎父亦不忍迫乃與客謀曰吾女之言亦自
有理業已設具矣睦叅判無室可以女歸之座客
皆以爲便睦亦許之遂於其日與睦成昏夫人後
生子三人俱至大官睦亦年九十而歿　當宁定
平地有一良家子以其女許人貳室既納幣其人
遭艱女請于父曰女身已許便爲彼家婦也理宜
服衰奔哭父責曰汝未適人何乃出此言女請之
愈懇父不得已許其一哭而歸未幾其人又得病
死女聞卽被髮大慟父止之曰汝未適人何乃輕

自廢一生乎女哭之不已且將奔哭勒不可遏父不得已又許之女即奔哭服衰三年其哭泣之哀服役之勤有踰家人因終老其家十餘年如一日前後爲方伯者皆佳其志啓請旌閭　朝家重其事不許一道人無不歎惜此兩婦人其所遭同而處之相反君子以爲各不悖於義睦氏婦智也宋平良家女節也智與節婦人之行之難也

楊族壽大來見話間道其先蓬萊士彥嘗宰淮陽遍遊楓嶽漢陰李公時年十三四亦隨往蓬萊有吟漢陰輒和之詞藻袞袞應酬如流蓬萊每稱其才敏

漢陰亦自負意未嘗屈至永平金水亭蓬萊有詩曰錦石銀沙一様平峽雲江雨白鷗明尋眞又入桃源路莫遣漁舟出洞行漢陰遽閣筆曰白鷗鳴之明字非先生文章不能下小子意未到也遂不復吟蓬萊詩固警絶可誦而漢陰閣筆亦自難古人才調之夙成如此

吳判書道一與李判書世華同時立朝吳少負才地驟躋清顯李晩而蹇屯聲望未著及巳巳以後李有盛名甲戌更化超授八座吳則位不加尊反居其下以此常懷怏怏一日乘醉譏之曰令公資憲

脚之福也李笑而徐對曰公言是矣因作詩曰顧物刑脛登資憲玄翁號膝爲崇祿世人膝步官清貴窮達元知在此脚玄翁指玄石朴公以理學作相也世人指吳也其詩蓋亦有諷嘲之意焉

朴高靈子受(昌厚)來見語及求山事吾輩言近來地師之無人子受曰吾家亦屢年求山未見有超出凡流者獨得一僧因占先人葬地此僧頗多異事矣吾輩問所謂異事者何也子受曰昔吾曾王父管餉公爲吾高王父葬地因一地師占一山於原州其地師極贊且曰此山開壙幾尺許必有異石以

此爲限愼勿動搖及其臨葬穿壙則壙心果有一石色青狀如斗諸人皆以爲此有地師之言不可動也吾曾王父獨以爲葬親之地不可不愼石下不知有何物乃置而不見乎遂少擧而見之下有金鮒一雙燁然有生氣會客莫不異之卽改安其石而金鮒幸得不傷葬時邀其地師問之地師曰吾所以戒勿動搖者此也此山以應言之貴不可言且當速發今吉氣已發百年後當發所幸鮒得不傷此有曾王父所記也今幾七十餘年堪輿家前後見者不可毀而皆泛言名山未有明知其有

此事者往在十餘年前吾隨堂叔判書公(名權)在原州墓下時聞其近地士人某家得一異僧堂叔親往見之亟異其爲人僧脆甚時又病病當服參堂叔饋參不少惜幾至一斤未幾僧病果差來謁致謝自此往來不絕吾見其僧年可三十年姿秀發眉姸如畫目瑩然而碧肌膚過白骨幾照澈常以一卷書自隨秘之不使人見也堂叔因與之往見先山吾與諸人隨之僧周覽龍脉局穴又仰觀天俯觀地以指量虛岩以尺量物者肰良久曰此山如此如此大地也是時方有改莎草之役堂叔與

在傍諸人議軍丁所入多少僧聞之若有思者問
於吾曰此山有何役乎吾曰欲改莎草矣僧曰莎
不必改矣余不甚信聽旣歸僧留堂叔家一日從
容言曰小僧觀令公先山當多子孫多貴人今留
此竊聞之令公家族黨甚少且顯者獨令公耳山
定無理矣堂叔曰師試思之何爲而然也僧曰小
僧竊有起者語涉誕妄不敢泄耳堂叔曰試言之
僧曰此山葬時必犯山家之忌也未知果有之耶
堂叔乃以曾王父所記語語之僧曰山儘不無理
此果爲祟也然而聞有改莎草之役此尤山家所

忌者慎勿輕擧堂叔曰何謂也僧曰不必言第此山有土役大禍作矣堂叔異其言僧言又多驗遂寢其役其後堂叔褊裨一人常守此僧同居一寺其人言一日與僧居有一客來見僧請其一見先山僧以病辭客强之愈切僧拒之愈固客乃大怒叱辱僧狼籍因不辭而起僧俯伏無言良久低聲問曰客去乎不久當復還寺僧曰客居此不遠地今幾入去矣豈有復還理耶僧曰第俟之言未已其客散髮裸躰蒼黃走入曰活我活我寺僧輩大驚急迎曰有何事有何事也客曰俄者纔出洞口

忽有大虎當前咆哮毁我笠裂我衣左右跑踉有若攫我將噬者然而終不傷殺如此移時幸捨我而去故董得脫還矣僧在傍聞而微莞是必僧有異術故作此戲劇云月餘僧病甚余往見問之曰師病已不可爲也豈有所欲言乎師沒將何以葬也僧曰小僧何言葬在卽君意耳然葬必不善反不如葬山言訖而逝余問寺僧曰僧病旣重有何言乎寺僧曰無他言昨夜但囑取火來焚其一卷書云矣觀此等所爲豈不異乎吾輩聞之殊恨其不及見也近來緇徒中蘊其異術而不出如此僧者

顧亦何限而無由以知之可歎
得見湾尹狀達則康熙方大興民力築城於遼東云
兵使張漢相新遞寧邊而來盛言彼中大亂有两
劇賊前後侵攻寧邊與彼境相接張又老將頗曉
邊事覘知彼中消息而云然也大抵燕京之太平
幾八十年胡無百年之運此固曆數將窮之時也
尚有真主膺命掃蕩醒穢肅清中原則宗天下之
福志士之所以日夜引領而俟之者而第念十餘
年來康熙之顧恤吾東亦至矣是其計隱然有他
日責報之意康熙勢窮則我國必預受其患且今

彼人方築城於遼野其用兵之處在於遼東等地亦明矣遼之距我國不過隔一水耳又安知有不虞之變如丙丁之亂乎 國家之憂可謂迫在朝暮而廟堂之上一味恬安尙爲目前姑息之計而無一人擔當國事綢繆遠慮之人朝政之觧弛視丙子殆有甚焉識者之歎可勝言哉

凡世人務見綱目等書而於海東事則多昧昧焉非徒不知也蓋不欲見焉此所謂趨遠而捨近也近來借得東國通鑑讀暇披閱嫛次而大抵文甚鄙野記載草略無足觀者世人之不見東史蓋有以

也深可慨矣

東史記自檀君至高麗恭襄王上下不知其幾千年矣各占一隅尺寸之土立號定邦者如碁錯殆不勝數而檀君以下三韓以前有若鴻濛皆不可徵新羅百濟高勾麗以後立國最大歷年最久而人文亦已略備矣然高勾麗專尚冨强戰爭不息故雖其拓地遼海雄視三國而椎鹵獷悍特一蠻貊之俗也是以終致隋唐之再征勢窮力盡社稷爲墟百濟介於兩國之間强不如高勾麗政術不及新羅東徙西遷規模不立而猶且驕侈無度歲柢

隣釁其卒享六百年之業誠亦幸矣新羅自赫居
世以後制度儀文頗亦可述令年行一法明年行
一法至于中葉幾乎變夷而向華矣然佛法一行
政教不擧大起寺刹財竭民怨卒至凌弛而不振
王建以弓裔之将乘時受命統一三韓功業赫然
有足觀者而創業之初首尊釋教訓要十条太半
眷眷於燃燈八關之事此非所以爲百代裕後之
謨也是以高麗四百年之間其所發爲政令者非
創修寺刹則必享佛飯僧以此爲祈天永命之計
加以昏君代立權臣專擅刑政紊乱紀綱解弛如

李資謙崔忠獻崔顒崔沆林惟茂等諸巨猾首尾
毀百年相繼秉國罪逆貫天神人共憤而爲其君
者莫敢明正其罪卒使之安享祿位死於牖下百
載之下令人代憤盖自太祖以下至于恭襄其間
傳世雖屢十主而槩論其本末則可謂君不君臣
不臣矣惟我 本朝地是新羅百濟高勾麗之地
也人亦新羅百濟高勾麗之人也而禮樂文物燦
然大備覲模制度軼隆三代尤重儒教斥遠異端
其視新羅百濟高勾麗不翅華夷之辨矣此莫非
我 太祖宏謨遠略有以創始於前 列祖深仁

威德有以繼述於後而致之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崔顥忠獻之子沆顥之子其後又有金俊林衍衍惟茂之父廢元宗立安慶君倡惡孚於忠資◎元宗後復位蒙古之力也

海東以一隅偏邦當新羅百濟高勾麗之時三國並峙其他如靺鞨穢貊駕洛等國各據土地爭立名號兵革相尋殺戮無虛歲想像當時之事宜若國弊財渴人不能聊生而以東史見之諸國莫不殷富盛強逐歲調兵而兵不乏逐歲興作而財不罄粟帛金銀用之如水而我 朝撫有三韓海東毉千里罔不臣服百年無戰爭之患宜其兵益強國

益冨矣近年以來生民困悴國儲蕩肰一遇凶歲
太倉告乏八路軍簿虛擁鬼錄不幸而邦有事誠
不知爲計其視新羅百濟高勾麗强弱何如焉是
未可知也
我南陽之洪以高麗開國功臣太師諱悅爲鼻祖至
麗末直長府君諱智爲十五代其見於東史者五
公二十二代祖禮部尚書諱灌當仁宗朝以沒於
李資謙之亂書十八代祖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諱
縉當高宗朝以奉使如京書十七代祖三韓三重
大匡南陽府院君諱奎當元宗朝以討逆臣林惟

茂功書十六代祖大匡中贊南陽府院君諱戎當
忠烈王朝以從王出章書十三代祖判密直司事
唐城君諱徵當恭愍王朝以被禍於廉興方之獄
書如二十二代祖禮部尚書府君十七代祖南陽
府院君府君其忠淸大節勳名盛德炳烺靑史至
今百載之下令人起慕在後裔亦與有榮焉
申正言搢赴燕時廣求贐章篇什佚𦚢成軸而李安
山秉淵詩獨超出衆作見者稱爲壓軸詩曰玄叟
朝天錄回頭杳百年大家傳翰墨中國有山川痛
飲燕臺起悲詞薊月懸興亡天地恨各自祖孫篇

其意致悠遠句法典雅儘不負其名也申正言郎玄軒申相

谷玄孫故詩有玄叟語○此以上先君手自抄置以下及下篇添錄

余從妹俞氏婦有至行識見卓然非近世凡俗婦人之匹且無師授之工而曉解文字盖奇才也俞兄不幸得奇疾十年未瘳妹氏以此積憂無聊遺棄百事喜令吾輩諸從談往古烈女哲婦之行賢人志士之蹟以至古今國家興亡盛衰之事妹氏從傍聽之輒亹亹不已盖有他婦女所未解妹氏獨一聞而瞭然分別其是非者且往往有吾輩所未到處也其伯氏朴兄偶寄一詩妹郎以謔書和曰

何事吾生久失群秋空夜月悵看雲回首江林霜
落早可憐鴻鴈欲南分朴凡又疊次以寄妹復和
曰碌碌自知俗女群作詩何敢若春雲别來江月
幾圓缺恨殺清光两地分盖朴兄詩有愛爾才調
逈出群新詩靄靄若春雲之語故首句云云其詞
藻之警絶如此噫婦人之有才有行者每見俞道
奇竆鮮能享有其福禄於吾從妹益驗良足悲也
俞公名啓基
朴公名光秀
大凡宰臣之處于世雖不能裨補國事及其没也宗
亦係關乎邦運非以其人死而國遂無人焉盖其

位卽宰輔也朝廷之失宰輔亦氣數之不幸焉爾失一宰輔猶然況衆宰輔先後沒於一歲之中乎況其中才德眞不負宰輔之責者乎今歲親舊之遭喪禍者固不勝數而上所謂宰輔之喪殆不下十數如李判府事畬趙判府事相愚尹領府事趾完尹判書趾仁宋留守正明朴叅判鳳齡李叅判大成自春抵秋相繼而沒又聞北伯李台坦瓜遞將還臨行遘癘因不起凡此諸台皆是先契之家厚者固不勝其私心驚悼而況又地望才德有不愧其職任則朝廷氣數之盛衰從亦可占於此矣

李叅判德壽道近有李廷燮者臨原台子之第三子也性不喜紛華力學好文不治擧子業常從金三淵遊有時草鞋藜杖放浪山水間盖非俗士也嘗得見其所爲文數篇皆奇健有法度又於其人座聽其談論頗有識近來少輩中罕見其比譽之殊亹亹不已李卽素未相識又曽所未聞名者而今龍溪

龍溪李叅判旧號也

言如此其人亦可知也殊可敬服

已未歲李台來寓於清風邑村適當先君莅任時也仍傾盖而契許頗密杖屨相尋詩札連續

先君嘗教曰少時聞名今見其人儘非虛士也

近有人頗守靜有文一再逢見於友人家且聲聞素熟

常許以雅士矣及其釋褐以來所為大不滿人意判若二人事無乃進取之心汨其中儕友之言貸其外而然耶此雖若不關於吾身而亦足以取而為戒矣

吾家求山蓋為梅阡移窆之計前後經營殆至數十年之久而一未得可意處昨年栗阡新卜之時必欲得兩代安葬之地而畢竟勢迫定用於单穴之處今則不得不更求他處而谷州唐洞距栗阡既不遠且是自古云云之地也前後士夫家置標纍纍相續而特以其穴處壓臨兩班家所謂兩班無

許賣之意故皆不敢生意以至今日而作一空閑之地矣河澄極意大贊以為此山山勢但欠文明而終不害為國中大地力勸其定計而穴下家主適又欲放賣其家與伭故吾輩往來栗阡時歷見與之相約矣澄聞知吾家決意欲用忽變前説以為唐洞終欠文明以俗所謂山蔭言之不過出一營將而止矣其後又變其説以為此山處於新都至近之地恐不無日後之慮吾則有難勸用其後不一月而又變其説以為此山自是禁葬之地有識之家決不可用盖自當初大贊之後四變其説

而凡所毁譽之者如出二口末則乃以禁葬爲辭其意誠未可知也無論澄之毁譽此山價太高以吾家家力難於容易辦出畢竟卜得雖未可知而吾家平日所以待澄信澄顧何如哉誠有一分誠宲底意者其爲言乃如是乎若真知其禁葬地則其前何爲曰可用何爲曰不過出營將而已也若真知其有日後之慮則何爲力勸其定用耶此雖三尺童子猶不信誰果以爲然乎大抵宋留守正明家亦澄所親也宋台按節湖西時亦曾置標於此澄所知也今其家亦方經營而聞吾家已相約

於家主或恐其先用不得不賫責澄使之沮戲吾家亊澄之計無所出乃出此不成說之言也何以知其然也澄既以此等說毀此山於吾家則亦嘗以此等說毀諸宋家而日昨宋校理真明來見時語及此山而吾輩問之曰浩源以為此山果何如云也宋曰浩源譽之矣澄真以此山為禁葬則何不於宋家亦有云云耶且澄以禁葬力毀時吾輩問之曰若如此則宋留守家何為必欲用之也澄曰如彼家何足責也此果成說乎以此見之澄之為宋地明矣噫人之不可信乃如是乎吾輩雖不

以澄一言爲取捨而其說有不可不卞故漫書之
金汝仲時僥來見話間道天下之義理無窮有不可
以臆見斷之者萬一太后弑君而有太子當繼立
則爲大臣者當以討逆之義殺后否舍伯以爲太
后以臣弑君天下之所共讐也大臣如伊霍則殺
之無疑矣余曰大臣當危疑之際主有悖德則率
百官告宗廟廢昏而立賢此所重在宗社故也然
以霍光事見之當其廢昌邑之時猶不能自廢乃
敢以皇太后詔廢之此以宗社之重而又有藉重
之地也設使太后弑君則此逆也罪固當殺然有

太子在耳爲大臣者當告于太子而殺之乎抑不告太子直以大臣之意殺太子之母乎由前之説是天理之所不忍而所不敢非所問於太子者也由後之説討逆雖重而將亦置太子於何地也大臣任天下之重雖不必告太子而聲罪討逆然以弑君而殺其后又立其子其國顧何如也討逆之義雖大而宗社之計不亦大乎含伯曰不然弑君大罪也大臣只知討逆而已他何足論乎余曰不然若皇太后在則當告于皇太后而殺之如霍光之爲也今之所論非謂此也太子在而后見殺則

是后雖弑君又以子而殺其母也以母之弑其父
而又從而殺其母其可忍乎此大臣之所宜深慮
也舍伯曰不然古者天子在亮闇則冢宰摠百揆
而聽政今太子便在亮闇中矣大臣何必告太子
太子亦何敢與於其間乎余曰不然所謂冢宰攝
政云者特攝一國應行之政而已今討逆之重何
如也殺后之擧何等大事也而乃曰太子在亮闇
中而不告之乎舍伯曰太后者天下所尊之號也
太后弑君則是天下之罪人也何有於太后之尊
也余曰此大不然無論太后之有罪無罪尊與不

尊在太子則母也殺太子之母而曰何有於太后之尊此果合於義理乎舍伯曰然則以君而論之當何處焉余曰大臣不幸而當此時則率百官告于宗廟告于太子曰太后弑天子天下臣民之所不共戴之讐也太后不可以母天下臣民太子亦不可以母殺父之母或請廢爲庶人或請廢于別宮太子不從則大臣率百官以死爭之得其請然後奉太子而立之以廢后之意播告于天下則此於義理恐或不悖而得其中矣舍伯曰尚如君言廢后亦大事也廢太后有異於殺乎余曰在子而

不可母殺父之母明矣在臣民而不可后弒君之后亦明矣其廢與殺皆天理之大變也然殺之則傷恩廢之則足以當討逆之義而亦可爲全恩之道也夫廢后豈不誠大變禮裁而弒君之后旣不可以母天下而殺之則不忍后之則無以伸天地神人之讐而春秋討逆之義廢矣故折衷其義理之輕重而出此廢而全恩之論太子若以廢后又以爲不忍而不從則大臣當以死爭之矣舍伯曰不必多言有可以一言決者瞽叟之於舜也太后之於太子也有異乎余曰瞽叟舜之父也太后太

子之母也何異之有舍伯曰殺匹夫與弑君罪孰大焉余曰弑君之罪大也舍伯曰然則舜爲天子不能棄其父於殺匹夫之罪以撓皐陶之法至於窃負而遁海濱則太子能棄其母於弑父弑君之罪以逆天下不共戴之義乎以此觀之爲大臣者雖告于太子而殺其后亦何傷於義理乎余曰此則不可以此而論之也義理之存於天地間者雖亘古今而不襃貶於其間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故堯以天下不傳於子而傳之舜舜以天下不傳於子而傳之禹禹則以天下傳之子而不

傳於人堯舜公天下者也禹家天下者也公天下
者義理之正也家天下者義理之私也後之人君
以天下之傳之子爲義理之私也舉天下而傳之
人曰我能堯舜之公天下其可乎是以天下之義
理有不能盡體例者亦不必盡合於古也以其不
體例不合於古而謂皆悖於義理可乎大凡吾之
意非以討逆不可行弑君之罪不足治也爲大臣
者處變乱之際當爲天下宗社之計而斟量義理
善處其權權之得中斯不悖於義理矣舍伯終不
以爲然汝中亦不知的從余外雖不屈而內不能

曉然自信姑此識之以待一質於多識君子更思吾言終覺不是也

武人金時會卽家親榜中武壯也以禁衛哨官積仕近十年今都政得知世浦萬户知世浦在巨濟絶島之地而鎭下有朱朴金三姓大奸也指使鎭長如嬰兒意有不合大則謀殺之小則誘逐之前後爲萬户者一無準朔而歸者盖惡地也金谷今日别我而去自言此去幸而不死亦不過四五朔遭誘而歸初不如不去去又無以糊口不得不黽勉赴任云觀其色有慽慽意殊可矜也

九科之得失數之通塞有未可知者鄭金堤亨益勤攻舉業以巨手稱而五十年不利於谷車其困跌可知也年近六旬得壯頭又以資滿陞通政可謂壯矣呉光運得增廣初試見落於會圍未一句又魁菊製同入殿試亦異矣如此者固有前定之命爲士者謹俟之而已

吾曾王考議政公自星山解紱而歸也帶來其貢生中伶俐者三人或使之學弓或訓以舉子業郎河漢昌柳後孟都聖俞也河柳俱官萬戶後還其本土都官尾署別提屋於義洞吾家旧第之側年七

十餘歿獨其妻至今猶存往來無常來輒說到旧時事盖吾家四代旧老也

江西大父諱得範教曰和順諱附祭當過於再明而或言孫當附於祖祭時獨奉祖考神主而行祭爲合於禮云未知如何君家必有已行之規故問之耳吾輩奉對曰此誠禮也然古者祠堂有龕室故神主無櫝只以主身奉安于龕中凡祭則移奉主身而行祭祔祭時亦當單祭於一位而近來則人家祠宇未備既無龕室而考妣兩位並安於一櫝之內凡於祀享無奉出主身之事若於祔祭時獨

奉一位而行祭則恐涉未安矣吾家昨年亦過祔
祭而但非宗家設虛位而行祭故果從禮意單設
祖妣位而行祭矣然主祀之家則並設祖考妣兩
位恐或不悖於禮也且喪祭從先祖吾家祖先已
行之規如此云矣

終南漫錄卷之一

終南漫錄卷之二

戊戌十一月十八日全羅道儒生朴世烱等以 孝
庙追崇事及尤庵配享庙庭事及羙村書院毁撤
事陳疏入啓 批以追崇之請盖出於尊奉之誠
而第曾以此事會議朝堂批旨中備悉予意矣追
崇之論意非不好而殊涉重大有難輕議書院勿
毁之命盖欲使朝家處分務歸得中而是非之明
固自如何害之有 宗庙事非一人所敢獨議頃
年喉院之不捧柳百乘之疏所以重事體使之自
首責罰之說宗非意思之所及也爲教昨年柳百

乘亦以追崇事陳疏而喉院不捧故儒疏中以此
爲言請責罰其時不捧疏之承宣云矣
春曹有畫師逐朔取才之例而近緣右堂之不備家
嚴獨嘗課次從傍見之則其氣格生活模寫精細
雖初學生手亦莫不力模唐畫絶不類中古畫師
依樣塗彩之鄙拙可知末世人巧之益備矣張得
萬咸世輝兩人畫法冣優前後課第迭居其首
北漢之築盖爲國家陰雨之備而城内狹隘終非他
日得力之所磚洞李相濡又建議並築蕩春臺倉
舍水門略已創建城則始築而以晷短少停將自

明春復継築矣盖蕩春居北漢都城之間地勢低陷尤無益於保障而李相之意以爲若築城於此以接連两城則雖當守城之日可以首尾相通無敵兵攔塞之患遂排衆議而力主之殊不知蕩春既築則通三城周幾百里矣自古無百里之城欲守之則無兵可守不守則與無城同不過爲敵兵隱据之所而北漢只益孤危難守矣此其事理曉然易知而前後論者亦多李相終始執拗以爲必成乃已之計盖自北漢之設十年之間興作不止財用耗竭地部恵廳儲蓄杤然都民逐歲赴役怨

聲載路無問有識中外上下固已知其爲今日國
家大弊矣禮判閔台鎭厚曾亦主北漢之論自蕩
春之等以爲大不可日昨陳疏盛言其利害而其
侵攻李相亦頗深緊自 上下批命三品以上會
議朝堂初以今日十二月二十日爲定矣因藥院陳啓以
王候近又添損請待後擧行自 上依允翌年會議時趙
判府事 李判府事濡皆以主事之人引嫌不進金領相昌集李右相觀命李判府事健命以蕩
春則姑爲停罷北漢則因存之意陳請批以北城之意固有在大計既定旋又棄之有同兒戲寧
有是哉至於蕩春之諸臣獻議多言其不便停止爲宜也爲教
直長李揖以 上今年春秋五十九當有耆老所稟

定之擧上書陳請 批以惟我 大祖大王春秋
六十八耆老所此宲罕有之盛節也今 聖上春
秋五十有九入子懽喜之心爲如何哉方欲援例
仰請矣覽爾上書深嘉爾誠亟令本所禀行爲教
禮曹判書閔鎮厚以宲錄考出事往江都而聞 太
祖朝則無可據之例又考他朝宲錄故屢日而不
及復命 令曰曾因禮曹草記有宲錄考出之令
而尚不復命政院問達爲教政院達禀更送禮郎
使之催促依 達○禮曹判書復命後請對入侍
時 上曰 太祖大王入耆老所事璿源譜略既

有所錄本所亦有文字世子縷縷請之 聖祖盛
事今可踵美且此事元非可謙之事故頃者已許
之矣今考宗錄 太祖以下無載錄之處既無信
史可據則今日擧行不可矣判府事李頤命以爲
若全無一事則 東宮喜懼之情羣下之心莫不
缺然稍待証候少間日氣和暖時會耆老所諸臣
於便殿親臨錫宴亦爲盛事云此言好矣擇日擧
行事分付可也○密昌君樴等以日昨 筵教中
還寢入錄耆所之命上疏請更命擧行 批以聖
上念余喜懼之情許入耆所不勝歡忭矣昨於

筵中以信史無懲遷寢成命歡忭之餘缺然當復如何更即竭誠申請而輒以不載宗錄不許缺望愈甚抑欝度日爲教○延礽君延齡君曁諸宗班以耆老所事上跡陳請　批以此事元非可謙故即允世子之請矣厥後還寢成命以其不載宗錄也世子之缺然申請愈往愈懇而爾等多宗之言亦如此仍又思之　太祖大王西樓書諱之事載於沈喜壽耆所先生案重修序文中今茲文字决非杜撰且先祖朝去古未遠而晚年亦嘗擬待六旬之至追踵　太祖故事則尤爲明的而疏中以

爲是將並與 太祖大王盛事懿蹟永泯於來世云所論甚是依前下教擧行爲教○領議政金昌集禮曹判書閔鎭厚請對入侍時金所達 太祖大王入耆老所之事流傳已久故相臣沈喜壽及金堉序文中所著似有援據然而宗錄不載之故至寢成命 王世子兩王子抑鬱之懷羣下缺望之情極矣幸因兩王子及諸宗臣陳疏蒙允復許擧行盛儀一國臣民之慶幸當復如何玆事非但槩見於兩相臣序文故晋平府院君柳根所撰故相臣李元翼賜几杖序有曰 太祖大王降屈至

尊親臨斯會至作耆老所軸御諱親筆莊之本所龍蛇兵革以後三十年故蹟蕩然無存云此二臣俱是壬辰以前之人必有所目覩而記其事此足以懲信當時 聖祖之降屈而入在耆所諸臣固爲曠代之榮耀而自 太祖視之不過爲一時之好事故似無稱慶之事矣卽今 聖筭彌長趾美盛事此宗三百年來所未有之慶且以王子疏見之有 宣祖大王亦嘗擬待六旬之語而今我聖上受天永命躋于耆壽追 太祖已行之典成宣廟未及之志其承祖宗之衍慶享彌休於無

彊者視 太祖創行之日尤宜有所鋪張以此觀之稱慶之擧斷不可已也閔曰玆事非但我朝三百年所未覩者史籍亦未之有而特以自下不敢直請降屈之故方用抑欝今有許入之命喜忭之心曷有其極但節目之間無可考據玆敢請對仰禀矣耆老所奉安處所如或有傷圮處則爲先修理而新造冊子精加粧績別擇吉日承旨及本所堂上一員奉詣殿廡書以尊號 殿下某年月日入云云而自 上方有眼患似難親寫代書之人亦以善寫朝士啓下宜當旣寫之後具儀仗奉安

於本所又擇吉日告廟陳賀而設科又是次第應
行之事也凡慶科或設增廣或設別試而別試有
六百三百之別增廣有大小之別或有設庭試之
規今番則以何科擧行乎至於進宴則頃日入侍
時已爲陳達而今則尤不可已亦當擇期更稟矣
者所諸臣賜宴之命行於進宴前乎後乎此等諸
節皆當明白定奪矣金曰小臣亦幸居者所故嘗
見先生案當初御筆親題之冊既失於兵燹之中
其後追書奉安本所矣今若依禮判所啓新造冊
子謹書 太祖大王廟號其下謹書 聖上尊號

則豈不爲我朝美蹟乎閔曰大臣所達好矣俱非
一時事似不當連書首張謹書　太祖大王尊號
第二張書　當宁尊號恐爲得宜矣　上曰然矣
奉安處修理書於新册具儀仗奉安並依爲之予
之眼患如此何可寫乎金曰然則使善書朝臣書
之亦好而臣意則　聖上以眼患不得親寫則
春宮代寫豈不爲貴而自下不敢仰請商諒下教
何如　上曰親自寫之則好矣而不能視物况可
書之乎使世子代書可也閔曰然則　世子當於
御前書之矣　上曰然矣告　廟陳賀事依爲之

而科擧則以別試擧行可也金曰以前例言之卽位三十年稱慶時猶以增廣設行況今日之慶較重於其時者乎別試則似輕矣宜以增廣定行矣閔曰登極三十年設增廣寔倣 宣廟朝故事而其時取三十三人矣大臣之意蓋以別試爲輕欲行增廣矣 上曰三十三人增廣爲之可也○傳曰 太祖大王入耆老所後几扶造入之事至今流傳此一款令該曹稟處 己亥正月二十七日

耆老所吏胥稱以藥房色丘詣差門私問安正言魚有龍叢啓請囚禁科罪當該堂上推考 答以稟

于 大朝而處之為教矣晚後 今曰稟于 大
朝則教以此事元非可罪堂上中有三大臣則請
推尤涉未安云云
忠清道伯以延豐縣覺淵寺佛像出汗事啓聞殊異
此灾也古史亦曾有之未知其兆之如何而近來
變異之稠疊如此識者之憂可勝言哉
胡勑入來副使卽昨年春以副价出來者性貪徵索
無猒曾前胡使中最甚者而有寵於康熙彼人以
我國為饒富故今年又以副來盖我國之待胡勑
素豊一經使行所費夥然胡使歸時囊槖充溢必

滿慾而止彼中須使外國時必以我國爲爭者以
此也境外專對國之所重而其擇使如此彼人之
政令從亦可知也○王世子爲宴饗胡使駕幸南
別宮而胡使無端生怒牢卧不出又改問上禮時
自前已行之規徃復爭卞終不回聽日晩後不得
已稟于 大朝而勉從之此特節目間小事耳其
從不從雖若無甚有関然言出胡使不能違拒事
事勉屈殆同僕隷其爲辱 國大矣可勝痛哉
世子還宮後侍講院諸臣以此陳疏請伏辱 國
之罪 優批以答○自有勑以來貪墨無恥未有

甚於今番胡使而辱 國亦極矣上而宮衛諸臣
下而譯舌輩不善從中周旋至使胡使恣意凌踏
無所顧忌我國力弱旣已服事則亦無奈何而凡
有血氣之奮者其爲痛惋可勝言哉執義李鳳翼
陳疏請罪罷其時陪從宮臣不允
禮曹以仁章里遷葬時 王世子當有三度望哭之
節稟達仁章里卽張姬嬪葬地也三度望哭卽出
柩發靷安葬時望哭也此當然之禮無可論者矣
持平金鎭商陳疏因伯魚之事以爲 王世子旣
已上承嫡統則於私親不當復有此等儀節也且

以爲若於仁章里遷葬時有三度望哭之擧則萬
一 翼陵 明陵有移窆之事 王世子又何以
加其禮乎 批以令該曹稟處該曹請議大臣處
之諸大臣皆以不可不望哭之意回達蒙 允矣
大抵憲臣之意自以爲得王朝嚴嫡統之義而有
此疏也然禮者不過裁制人情之所當然而望哭
非大段服制之比也 王世子雖上承嫡統若於
仁章里旧壙旣破屍柩出地之日晏然無望哭之
擧則此於人情安乎不安乎他不暇論卽此一節
可知其情禮之所當然而今憲臣抗章陳請有若

別立意見者然殊涉過矣○仁章里移葬盖緣昨年咸一海之陳疏一海卽江陵人也自以爲明於山理進一疏極言仁章里山勢之不好且以爲壙中必有水火木根虫灾其所爲言多涉凶悖故朝議驚惶其時大臣趙相國泰采建白請博詢諸師別擇吉兆而改葬及其破墳也原無水火木根虫灾之變壙中略有濕氣此則數十年入地之柩理固然也觀象監都提調金相國昌集以草記陳請以爲一海前疏所稱壙中之變今皆無驗其妄陳危言驚動君父罪固無赦且旧山新山遣諸師看

審時一海手本皆令書吏代操其不文可知而前
日所進之疏其有指嗾亦明矣亟令刑曹嚴加刑
訊且覈其指嗾之人自 上依允
以特旨除右尹任陞爲知中樞俾參錫宴任以年八
十今年二月陞嘉善又以耆老推恩陞嘉義今又
以特教陞資憲入耆老所可謂異數矣○今日卽
親臨錫宴日也宴罷特命諸堂於耆老所設私宴
可謂盛事臣民之慶何可言　四月十八日
持平金民澤啓罷判敦寧崔奎瑞其言槩以爲崔奎
以科目出身歷踐清要中年以後無端退歸辛巳

國恤不參哭班近以 聖候未寧連設候班而亦一不進參進退無據分義掃如云無論章之是非以廉退而遭彈綴古未有也崔之休退也未知有何可退之義而假曰真無端退去斯固難矣易進難退恒人之情一生乾沒顚頓狼狽恩眷衰薄侵辱沓至而猶且係戀名塗白首未休者滔滔皆是也於其間有能脫然獨超一朝納祿而去則雖非古君子中正之道亦不害爲急流中勇退人也當今之世如此人豈易得哉而臺臣乃反執此爲言求蹃行身其不難矣

自前信使未行之前倭人例至萊府講定節目我國譯舌若因事渡海則亦乘便講定以來者卽古規也昨年馬島忽創異例請專爲節目一事入送譯官東萊府使徐命淵以此狀聞廟堂許之送堂上譯官韓後瑗使之講定節目萊府因答送書啓島主不受又請得禮曹書啓蓋彼人親至萊府講定節目則權在於我國故倭人以此爲歉別生異意而旣得其請則又欲以此爲日後之例萊府書啓往復非 朝廷所知不足爲他日援引之證故必欲得禮曹書啓者此也東萊府使以爲爾島初旣

有書於本州則本州當答之禮曹豈有替答之事乎島主終不聽乃追送書啓於禮曹廟堂不得已許之正言申晳陳啓以為此極涉顚倒不可曲從倭人之請屢啓不 允臺啓未停則禮曹不得送書啓書啓未送之前使行又不得發舡矣大抵此事廟堂既兩失之臺言固宜然到今變改豈不亦失信乎況使行既離之後因此一事屢日淹滯則吾輩私情之悶切姑無論列邑廚傳之弊又何如哉而前後為臺者不知事勢之緩急一向爭執無意停達矣今洪正言鉉輔始停殊為公私幸也

承旨俞崇持公事入侍時　王世子厲聲曰昨今日
承旨趙榮福當爲入侍而無端呈告不爲入侍分
義豈容如是乎承旨退出文學李重協進曰羣下
苟有罪過則明其罪狀直令拿罷無所不可何必
過加聲色反有乖於使臣以禮之道乎臣恐　邸
下涵養工夫猶有未盡伏願　邸下加意也　答
曰諸臣並退出承旨以下迸退閤門外已而復
令入侍日前東宮有傳教而諸承旨聽瑩擧行傳旨中辭語與下令旨意相左故東宮令司謁還收因此震怒有此嚴旨云而此亦傳聞未能信也　正言申指上書進
陳戒之言　答以可不留心爲教後日　傳曰日

昨叱退承宣寔是無前之過擧也臺疏旣發匡救之端而論思之地尙今泯黙誠可慨然也修撰南一明投疏徑退疏末進陳戒之言疏入不下 批旨特命遞差疏中有邸下設有所失殿下當從容警責於人所不知之中何必別下傳教謄諸朝紙等語○副校理金雲澤副修撰趙尙健牌不進罷職傳旨 傳曰昨者匪怒之教出於誨責不須過嫌南一明之疏語全然爽實且備忘本意欲使世子無過出於愛世子也而疏末插入之語尤涉未安故踏啓字以下則於金雲澤等兩臣亦無以此引嫌之端矣只推使察任○司諫李鳳翼

陳疏進戒 批以予於兩儒臣只推備忘中明示
予意矣驚惑二字寔是萬萬意思之所不到而爾
言如此何必持難昨日備忘還收焉李疏有亟收昨日備忘以副中外之望等語
正言洪鉉輔陳疏請追復皇甫仁金宗瑞兩臣官爵
自 上命令該曹收議于大臣六曹侍從臣後禀
處大臣以下皆以當復獻議 上以有妨碍於靖
難之功命勿復官只令銓曹收用兩臣後裔
己亥六月二十日朝大雨雷震大聖殿前檜樹聖廟
即士子嚴修尊奉之所而今有是灾可畏○領相

金昌集陳劄以爲向日聖廟雷震之變未必不由於近來士習之不美居齋儒生輩因此捲堂自上特命同成均閔鎭厚勸諭以入儒生不爲還入書進所懐以爲大臣居燮理之地不能燮和陰陽故致有此無前灾異灾異之來責有所歸乃反諉之以幺麽士子輩之所召必也雷震政府之樹然後大臣任其咎乎領相引入不出

年前曾西（尹宣擧之號）毀院之論既發而疏陳其不可者相繼被譴趙泰億時爲禮曹叅議亦陳一疏盛論此事且伸救被斥諸臣而館儒之疏反攻趙疏以

爲趙之父嘉錫曾於丁巳年爲尤菴陳疏被竄今
其子一反其父之論云云趙於其時卽坐罷經年
不叙今年夏始除判决事其辭職之疏兼附對卞
儒疏之意修擬趙尚健又上書論斥且陳毁院之
請出於谷共之論宜卽準許云云初　答以趙恭
億事處分已定之所論正矣毁院事亦依臺啓許施
爲教俄又　下令曰趙尚健書答中毁院一事以
决不可依施五字改下云云趙恭億被論後再疏
之　答初以誣罔之言何必深嫌爲教俄又　下
令曰誣罔二字以儒臣二字改下云云此二疏之

答俄頃之間旣下旋改而其旨意判然相反故當初泰億疏批始下朝議頗洶洶未久而有改下之令洶洶者亦復貼然近來彼此所以晝夜起惧計度者如此

書狀趙彥臣遭彈遞近來北駱分黨之說大行於世前吏議洪啓迪即北黨少輩中主論者也趙彥臣以兼臺疏侵之洪以此臨政而遞故臺臣惡之引他事駁遞使行拜表只隔數日以書狀之改差退定於後

正言申恉陳啓請罷均田使尹憲柱之任丙申秋廟

堂建議以 國家常貢之漸縮請改量八路田結
即蒙 允可乃以户曹判書權尚游刑曹判書閔
鎮遠爲量田廳堂上先令三南道臣始自丁酉秋
擇其稍豊邑而始量之家嚴時按湖南以歲饑民
困不可輕試大役之意屢次論啓廟堂終不聽且
湖西嶺南已始之故不得已略就十餘邑始量矣
戊戌以後以癘疫之熾滿廟堂許令姑停至今年
又有待秋擧行之令而廟堂又稟達極擇卿宰中
有才諝者爲均田使專畀其任盖自有改量之役
衆議紛然皆以爲非時且每爲道臣論啓遂年遷

就故廟堂之主其論者欲專委一人使無橫議阻撓之弊也刑曹叅判尹憲柱爲湖西均田之任申搢騶啓以爲憲柱耽嗜酒色曾按湖西有失儀貽笑之擧不可以量田重任委諸此人盖憲柱附托時議濫躋宰列而行已麁鄙且乏才具均田使之任寔出時望之外也申搢乃採合共之議而論啓之物議頗以爲快夫我國田政紊乱賦役不均至或以數十年陳旧之田而歲徵一等之賦新起膏沃之地而多漏於量案則非但國家稅入之日縮生民之倒懸亦已極矣一番厘整固所不已者而

以近來泮渙之人心以近來頽敗之紀綱以近來凶荒饑饉之餘其可望整頓七十年未整之田政乎況以如尹憲柱者充差於均田之任而廟堂猶冀其速了而善成其亦可笑也爾副提學李綽爲嶺南均田使大司成金在魯爲湖南均田使判決事洪錫輔代尹憲柱爲湖西均田使洪適金雲澤代之李適沈壽賢代之

八月十四日醫官入診時 傳曰水刺猷進近來特甚寢睡無異全失中氣虛弱而然耶近來聞風便門開之聲輒爲驚跳至於不時咳聲亦爲驚跳或寢睡時驚跳矣日者二巡摘奸時政院使令呼兵曹之際齊聲齊發有若鼓喊者然其時困惱方甚

乍爲假寐而猝然驚悟跳動矣甲午年病重時亦
御此堂距外甚邇而其時則閙閙時出金之聲少
低僅可聞矣予病漸久而歲月愈久人心漸不如
初自爾狃安矣近來則宗狃安矣甲午年則予病
雖重乃元氣未虛猝重之病而近來則病勢彌久
水剌全廢豈可比之於甲午年乎余病豈可望其
差愈耶只待日矣脉則不可信矣大限當至以下
傳敎不敢書矣又爲　下敎曰人心狃安矣不
必言此事彼事而非一事二事矣人心狃安矣承
旨慨然矣余今不言則今月內二巡搞奸必爲如

前故余不得已　下教矣如是再三　下教之際
天顔頗変玉音嗚咽頻頻揺扇嘿嘿咄嗟良久又
下教曰野俗矣野俗矣
九月二十八日　上出御外殿受進宴今春　上之
入耆老所也大臣建議請設進宴以　上候未寧
且値年凶未蒙　允可頃日自　上下未安之教
領相金昌集藥院都提調李頤命入侍時復申前
請始蒙　允而内宴因　壼殿之教不爲設行八月
十四日醫官入侍時有未安之教
二王子延齡君以病卒　上卽下傳旨欲親臨擧哀

藥院以靜攝中決不可勞動之意再啓不 允王
堂上劄政院陳啓力請其停止又不 允 內殿
下教曰自 上強欲親臨當此時動駕於喪家則
聖候必有所傷自內無以爭止惟望大臣力爭
停止之外無可奈何他大臣率諸臣請對必期於
挽回 天聽可也藥院提調及時任原任大臣政
院三司請對入侍力陳其不可動駕之意 上乃
允仍命特遣金演都承旨之任出去延齡君喪次
看護凡事○傳曰禮葬等事卽速舉行而該司官
員躳親進排俾無未盡之弊事着實分付

庚子四月二十四日入診時 上御隆福殿都提調
李頤命曰俄者入侍醫官先爲來傳今日諸証候
有加而以豆湯進御後腹部澎脹有加中氣甚不
平 下教云臣等亦欲請入侍而只恐應接有難
而不敢矣因 下教今方入侍而其間諸証候比
豆湯初進之時何如 上曰無所愈矣都提調曰
脹候外雖不覺有加而內則甚爲澎悶乎 上曰
唯都提調曰以氣甚不平 下教抑以滿悶而然
乎抑中氣爲病之所祟而然乎 上曰呼吸甚不
平氣眩脅滿矣又曰每卧則氣欲上衝咽喉矣都

提調曰請令初入侍未診脈醫官診察何如 上
曰唯提調閔鎮遠曰病候如此之時若難於臥則
或以衣襯之屬積疊於後而側倚而臥則似爲便
好矣 上不答方震夔醫官診曰脈度左則微而弱
右則微而無力矣李時弼曰脈候右則沉而無力
左則微而帶數矣李徵夏曰脈候左則去來促而
無力右則沉而無力矣都提調曰眼部則不爲診
察乎 上曰唯都提調曰腹部診察何如 上曰
唯醫官診畢 上曰盡爲診察乎侍官曰已盡爲
診察矣權聖徵曰腹部脹候周圍甚廣湊理全然

無紋脹氣直上膻中脚部膝部股陰等處浮氣毁日來指痕亦有加背部亦然矣都提調曰俄者所煎入湯劑其已進御乎 上曰姑難必進御矣都提調曰中氣如此虛憊之時無所補接膈間如此澎悶而亦無所踈利者而証候日漸有加臣等不知所愈矣一貼湯藥雖難必其進御而卽有顯效然小小進御則庶有喜幸之望証候稍間時進御何如 上曰觀勢當進御矣 上曰難愈之疾如此之深只待乘化之日矣都提調曰何必如此下敎乎 上曰沉痼凡幾年乎當此積敗之餘非比

一時之病也都提調曰天定但當順受而已思之
無益而又何以預爲安排必歸之不好乎此過慮
也臣等豈敢以慰悅之言仰達也其在調攝之道
亦甚有妨唯期望其差愈可矣 上曰十分中八
分不可望其差愈矣都提調曰小臣所達之言不
但 殿下一時調攝之道必以扶持國勢保全萬
姓爲念期之以全安之道不可念及於不好處也
上曰甲午年間病患雖非出於積敗之餘而亦
爲深重故伊時有所思量而書置者矣厥後病愈
故所書置者仍爲見失而所書置者乃資政殿挾

窄不可成殯必移殯於宣政殿䰟殿則敬寧殿移安於此闕以文政殿設䰟殿可也所書置者雖已見失此事卿等不可不知也卽今之病異於其時之病更起難矣欲使卿等知予本意故如是言及矣都提調曰此等事何必思念乎伏承　下教不知所達矣証候如此之時豈可思如此等事乎又曰臣等三提調並直近地固無異於設廳但卽今事体自宜設廳而患候平復之後卽可輟罷矣外間諸議亦以患候如此添加而何不設廳爲未安故臣等欲陳達而不敢矣卽今則何以爲之乎

上曰設廳可也都提調曰設廳而患候差愈則卽當輟罷矣 上曰夜輒不能就寢而牖間甚爲悶鬱矣都提調曰 聖候晝則昏困之時多矣凡寢寐有限午寢多則夜睡必減矣 上曰不無睡意欲寐而不能成寐矣都提調曰自 上思慮至此此非調病之道也資政殿文政殿何必思念乎提調曰安心乃調病之道如此思念必害於病患矣心安然後火收熱降矣 進御湯藥若難則語未卒 上曰牖間開利之劑有之乎夜卧則不勝煩憊矣竹瀝進御何如時聖曰竹瀝好矣降氣降火

長脹好矣聖徵曰証候膈間痞滯宲宜開利而雖
一時進御以蘿葍蕪子人參煎進則必有開膈之
效矣竹瀝雖好而性味似涼必以溫散之劑進御
好矣都提調曰脹病溫散爲宜故醫言如此矣坫
曰膈間悶鬱非火升也乃脹氣衝上故也脹病只
宜溫散蘿葍蕪子人參煎進宜矣竹瀝非行氣之
劑豈可用於此時乎震夔曰竹瀝雖好此時則不
可用矣脹候用寒涼之劑則輒加矣蘿葍子茶降
氣消脹人參進御似宜矣時弼曰膈間悶鬱之
証無他道竹瀝調至寶丹一丸進御則必有效矣

都提調曰至寶丹非涼劑乎徵夏曰此時膈悶非
熱候乃脹氣上升也脹氣寒劑則不可用必以溫
散行氣宜矣都提調曰諸醫已盡奏達矣蘿葍子
茶諸醫多以爲好煎入何如 上曰唯都提調曰
或精神稍愈時招見大臣或思量國事而 下敎
如何 上曰唯都提調曰臣等入侍往來之路旣
甚回曲而且穿過 世子宮簷階上不安甚矣闕
內形勢雖未詳知或有他路可以往來乎曾前大
造殿出入時自熙政殿後有直路矣此闕內亦有
直路乎若有急時出入之事則卽今出入處似遠

思量 下敎如何 上曰唯諸臣遂退出○夕問
安時 傳敎曰嗣位日每用淸國寶心常未安矣
皇朝賜本篆畫如昨遂摹刻作金寶藏之以此
用之
幼學趙重禹稱名人投疏上陳 慈聖從權之請下
有毋以子貴之語至曰 先王陟降之靈弗咈於
今日之擧其所爲說誠兇邪巧慝有不忍正視者
政院陳啓極言其矯誣 先旨之狀自 上特下
備忘記詞旨嚴峻仍命邉遠定配其疏還出給 是日
家親以都承旨參啓左承旨韓重熙右承旨權熀
右副洪啓迪同副尹錫來參啓左副宋成明以親

病出去○執義趙聖復陳啓極言重禹疏語之巧慝
且以爲必有指嗾之人請嚴刑鞫問不 允○大
司諫趙觀彬疏論重禹之疏且言承旨宋成明知
幾規避之失 批旨有疏論明快之教○府啓中
趙重禹嚴刑鞫問事依 允 在庚子七月
承旨宋成明陳疏極言王堂事及向日承旨黃璿徵
稟事 批旨以疏辭大意固好黃璿譴罷之請亦
甚得宜特罷爲教矣正言金龍慶繼上章攻
批旨以宋成明疏語殊極戾特罷其職爲教
進士尹志述時任泮齋以 大行大王誌文中全沒

辛巳丙申張熿事兩年事發疏議方外及屋館儒生
皆不叅疏頭人亦不叅而去尹志述以此爲嫌捲
堂而出大司成勸諭時書進所懷有羣下原無可
諱之義 殿下亦無可諱之親等語又斥臺閣之
不卽論啓兩司相繼引避求抄執義宋必垣之引
避也 批旨極嚴因有尹志述遐遠竄配之 命
政院覆啓臺臣疏請還收而姑不依 允
聞鄕儒李夢寅持斫刀進凶疏方待命於 闕下云
驚駭此輩一自 國哀以來潛窺暗度無所不至
前後凶書交積於公車而或却而不捧或過數月

未下 批其陰邪鬼蜮之徒計無所出乃又有此
等前古所未聞之擧其意蓋以爲疏上而不得請
則將自斫其頭於 闕下云爾恐動脅迫態誠不
忍正視也
李真儉以承旨進一疏惓論蓮洞李相且言尹志述
及趙重遇事聞之多可駭世道良亦危甚矣疏入
已一望而尚未下 批云矣
聞胡勅稱有皇旨欲徙奠 山陵故朝廷以無前例
方力爭蓋彼待我之意良亦勤厚矣若屢爭而不
從則許之似不悖也未知朝議果何以爲定也○

胡勑之留京也托以皇旨請見 先大王弟子姪强近宗親廟堂以王子病難出入拒而不從胡勑又問王子某嬪出娶某氏廟堂不得已書示之趙泰耉以右議政在果川以家僮進劄力言其失云矣

終南漫錄卷之二